

野史

三十九

上杉輝虎
第一百一十三卷 武臣列傳

内閣文庫		
架	冊	號
二六九	一〇二	一〇四
函	冊	號
一六	冊	號

和書
一〇二一四號

内閣文庫	
番號	和 10214
冊數	100(41)
函號	269 36



Kodak Gray Scale
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野史卷一百一十三
武臣列傳第二十一

上杉輝虎

飯田忠彦 修
男 文彦 訓點
竹中邦香 校

上杉輝虎。本名景虎。越後人。長尾爲景入道道七二
 男也。老帥物語作三八男武小字猿松丸。老帥物語不載又虎
 千代。上杉系圖享祿三年生。系圖幼而性急。有膽
 敢往。軍談甫七歲入林泉寺。八歲爲加治春綱猶
 子。徙居淨安寺。在古志郡根尾

野史卷一百一十三
武臣列傳第二十一

○武邊咄聞書云。猿王幼而聰明伶俐膽大也。屢悖戾父為景之意。將為僧。遺之下越後。橡原淨安寺。時年八歲。

天文七年。林泉寺住持天室。為請為景。令得歸城。軍談十一歲。父為景死于役。兄晴景繼立。性柔順懦弱。隣里慢侮之。猿松雖幼。勇畧超人。迨十三歲。觀其家政。而歎曰。君弱臣驕。衆庶懷貳。吾而弗取。國其卒亾也。乃始謂老臣曰。吾今無所求于世。願為僧。遠游四方。於意足矣。老臣素忌憚之。喜其自出。佯止之。弗可。遂出削髮。更名宗心房。廻歷諸州。專視地理。察人情。登

比叡山。寄食南谷榮光坊。軍談、雜雜拾遺、碎玉話、

○老師物語云。天文十一年春。胎田常陸父子謀逆弒。景廣景虎與次兄景房據二郭。逆黨來逼之。景房死之。景虎將死。小島勘左衛門強諫。宵遁于本莊。美作。橡尾第。常陸入牙城。益逞逆威。尋景虎以湯殿山行者真海為先導。經廻諸州。或告之常陸。天文十三年。常陸一族襲橡尾第。上田入道後援。擊卻之。常陸併有黑瀧新山等諸城。跋扈國中。越中人神保良衡與常陸通謀。蠶食國境。天文十四年九月。常陸父子率騎兵一萬八千。襲橡尾第。

新編 卷一百一十三

碓。彌三郎殺常陸。彌三兄和泉守亦起兵。掠畧山東郡邑。

會宇佐美良勝或作名避亂在焉。猿松就見之。良勝悅其為人。授以兵士。與謀復歸。明霞文集良勝父名孝忠。稱越中守。為上杉房定老臣。永正六年。河越之戰。孝忠良勝率兵赴戰。援顯定。迫為景弑。房能良勝確立。援定實為主。而後定實與為景講和。良勝猶不屈。迎立顯實。據松山城。永正文永之際。與為景抗衡。大永元年。上杉憲房為媒。令良勝與為景行成。及憲廣繼立。足利高基授軍配扇於良勝。上杉氏之不殄。時因

良勝之功云。武邊咄天文十二年。猿松立。良勝為軍

帥。募兵一千餘。復歸于國。長尾景連等亦遣使迎入

猿松于藏王山城。軍談文集八月。元服名景虎。稱字平藏。

藩翰譜十三年。先是晴景懦弱。無復讎志。諸老憂之。

幕景虎勇傑。九月。遂令晴景辭。而立景虎為主。始景

虎之所放也。途踰米山嶺。小憩一草堂。眺望頸城府

內。攬淚謂曰。吾如成長舉旗。則以此地為戰巷矣。左

右掩舌曰。請君莫遺斯言。至是果歷米山嶺。遂入誅

不服。殲焉。軍談文集

○武者物語抄云。為景有二子。曰六郎。性柔順。曰

武者物語抄

猿松性強暴。其父憎忌逐之。及爲景戰死。六郎繼家。更無復仇之意。隣邦輕侮之。屢侵掠采邑。猿松歸國而起兵討父仇。臣庶猶不心服。猿松曰。我今報仇。而莫念家國。欲赴高野而爲僧矣。或諫之。不可。出行二三百里。諸臣追慕。諫止曰。君去則國乃爲他之有矣。猿松曰。然則可從我言乎。僉曰。諾。於是復歸。斬戮不恭。使六郎辭而自立。○武邊咄聞書云。初猿王留學淨安寺九年所。更無深衣之心。迄天文十四年四月。父爲景死于越中。兄六郎繼祀。猿王時十六歲。聞訃憤惋。竊憑宇佐美定行議。

復讐。定行亦愛其將器。親昵之。天文十六年正月。猿王十八歲。元服。名景虎。稱平三。四月九日。終三年之喪。揭旗據椽尾城。定行及本莊美作。爲之輔翼。六郎聞之。悲使姊婿長尾政景率兵七千。次椽尾。一日景虎自櫓上。望見敵陣。曰。今宵敵去矣。可尾擊焉。定行曰。敵歷長途來。胡爲其去矣。曰。我望敵營。莫有輜重。是以識之。定行曰。善。乘夜發兵。掩擊之。政景敗走。追躡到柳碕下濱。六郎亦將兵八千來擊。定行等奮鬪復破之。六郎歷米山。而退府內。景虎揮麾先驅。追尾到米山東坂。而謂我欲睡。

頻也。卽入路傍民舍而眠。定行驚謂。方今破竹之勢。得府內如指掌。促之數回。猶不覺。衆相目危懼。景虎意謀六郎兵踰米山。爲其三分之一。遽起吹螺搏鼓。追登果如所度。六郎旣向下嶺。急追蹤。自龜割坂迄麓。死傷亾算。定行稱歎。謂神乎鬼乎。何智謀之傑出也。景虎入府內。謂衆曰。我欲入高野。出到關山。諸老胥議曰。無景虎則一州爲他人有矣。乃追蹤把袂而止。景虎需載書。老臣二十六人載盟書。入春日山城。與上杉定實謀鎮平一州。政景乃服。糾累年不義驕奢者。十六人之罪。悉殺之。

林泉寺。而自謂殺兄立子孫者。不悌也。乃剃髮持戒云。○字佐美定祐說云。謙信母賤。爲父所逐。八歲而與從者金津新兵衛。潛居椽原。歷九年。迄十四歲。父爲景弒。顯定以六郎爲嗣。與上杉氏累世諸士通謀。議起上杉氏。無幾爲景遇害。天文三年。兄六郎使姊婿政景攻謙信。謙信與之戰克。遂拔府內城。殺六郎。而謂殺兄篡家國。不免奪嫡之罪。我無念家國。乃出家爲僧。號宗心。將赴高野山。臣士諫止。載盟書。截後嗣。懺悔殺兄之罪。斷肉色。終世持戒。更名謙信。或云。父遇殺。兄六郎非保家之

器。家人推謙信爲主。謙信自誓。卻兄而繼家。傳我子孫。則奪兄之統也。是以不姪婦女。○夏目定房記云。六郎者謙信弟也。姊婿政景謀滅謙信。立六郎。永祿八年。政景溺死于野尻湖水。其後託殊罪。幽六郎。明年病死云。

天文十四年。先是姊夫長尾政景。強勇有勢。領兵八千。慢侮景虎。欲滅之。而併其邑。率兵來擊。景虎兵僅二千。能捍戰。政景不利。將卻軍。良勝見機。勸曰。請進擊之。景虎曰。未可。良勝曰。他事唯君命。軍事在老臣謀。景虎曰。卿言必有度。吾亦有所慮。請見我所置。及

政景七十騎兵。其半班旌旗。景虎奮曰。今當縱擊之。期也。躬自揮麾。奮迅追擊。政景敗走。勢屈遂降。藩翰譜、碎話。十五年。景虎善用兵。衆畏服。莫敢違命者。兵力日強。悉徇越後。出師於加賀能登。入越中。爲父吊戰。示軍於佐渡。藩翰譜、軍談、譜、

○老師物語云。天文十五年五月。新發田治長爲旗頭。拔菅谷。安田。村松。本莊。美作。又屠刈輪。而迎景虎于府中城。

當是時。武田信玄兵威方強。村上義清與之戰。敗。頻年國竟沒。來客越後。謂景虎曰。臣嘗在君宇下。而不

自圖抗先君。又不知君德。而久弗從。夫以二君亡我。豈其所難乎。而假以國。今遇武田一戰。卽亡。而後乃知君之德大也。故敢來。願君矜無智。而宥舊科。使得隸麾下。然臣罪大矣。卽以賜死。唯命是聽。抑君愍其不弟。若爲臣復讎。使改事君。死且不朽。然非敢所望。敢布腹心。淚滴而下。景虎慨然許之。乃曰。足下喪國。固非戰之罪。惟時爲然。而足下不以吾非人。推誠以告。前事何挾焉。夫先人之見背。嗣子弱。諸臣驕。亡在旦夕。故吾舉兵誅賊。賴天之靈。祖先之德。國以安輯。然越中未悉平。此爲先人所遺憾。故吾欲先拔之。然

後畧取諸國。以霸海內。是平生之志也。足下亦非後人者。且非素好而來歸。是真知己。吾何能已。吾雖不肖。不敢盡力哉。因問信玄用兵何如。曰。信玄臨戰。小敵不輕。大敵不懼。景虎曰。彼能持重。我亦用奇耳。明霞十六年二月。景虎出兵於越郡。攻三條城根小屋。分隊爲三列圍城。終拔之。置戍而還。老師擇精兵八千。入信濃。與信玄遇于海野平。前軍接戰。甲軍死者一百三十餘。越兵亡者二百六十餘人。而交綏。軍談蓋與信玄結兵之始。至連年終不解。軍談十七年正月。高梨源三郎屠新山城。五月。景虎攻黑瀧城。三

日二夜。終屠殺寇徒。飯沼賴清亦據山東郡。拒景虎。景虎復伐平之。老師物語。是月。遇信玄于小縣。義清請戰。景虎詢之。良勝。良勝曰。臣觀彼陣。非可輕擊者。請莫許乃歸。軍鑑。八月。出兵于越中。軍談。十八年四月。軍于海野平。遣使謂信玄曰。我聞卿之師。諸侯莫能當矣。吾來數回。而未肯戰。何特憚我。我與卿非有怨仇。特為村上氏耳。彼亦嘗抗我。我以其弱。故假援之。彼不事大國。素其罪也。而卿何侮弱。一戰輒亾之。今彼自悔。謝罪于我。我愍其窮。又惡卿之奢。是以來也。若卿不欲戰。則須歸地於村上氏。不然。詰旦必相見。信玄

不肯。軍談。十九年五月。遇于佐久。景虎令謂信玄曰。對抗已四年。未決雌雄。此行冀並轡相見。信玄曰。諾。乃刻相見曰。莫令義清復故地之意。則我與卿可不戰也。景虎弗聽。乃接兵刃。不決而罷。國史實錄。九月。復對師于海野平。又不戰。軍談。二十年八月。上杉憲政為北條氏康所逐。來奔越後。長尾氏以為奕世親屬。托景虎以復讐。景虎既許義清而未遂。越中亦尚固。然欲以掩其弒篡也。復許憲政。憲政讓其管領。併予其族及錦幢系圖。以啗之。於是冒上杉氏。更名政虎。稱越後守。館憲政於北川。善遇待之。軍談。文集。二

十一年三月。薙髮號不識菴謙信。軍談、松窓漫錄、文集尋與信玄相抗于常田。在信濃小縣郡姊夫政景等破甲六隊。小山田昌辰死。甘利昌忠、馬場信春等代戰。政景敗死者七百餘。甲兵死者三百七十。限地藏嶺而罷。實錄、漫錄、文集四月。謙信以長尾謙忠為先鋒。齋藤朝信為後拒。率直江兼續、柿崎景家、河田親章騎兵八千。抵松井田。以安中春綱、廣盛為嚮導。圍平井城。日夜攻之。北條長綱拒備。會城中疫痢。兵疲勢屈。宵遁走松山城。謙信取其城。氏康率師入松山。嚴戒不敢出兵。謙信令謙忠、北城長朝及白井定利、太田長野等保平井城。

而旋軍。漫錄二十二年閏正月。大將軍義輝使一色藤長、杉原孝盛謂謙信曰。往歲鎌倉成氏私誅上杉憲忠。而來君臣矛楯數年。乘其弊。北條長氏蠶食豆相二州。今逮氏康。三世跋扈。八州漸服。其威望頃聞。景虎為兵部大輔。憲政猶子。運逆敵征治之策。景虎英傑稱徧天下。殆可感也。宜興隆廢家。而鎮平山東。謙信拜稽首曰。憲政漂泊當國。讓管領職於臣。委以上杉氏再興之事。臣不得辭。是以去年發軍於西上野。取其累世居城平井。憲政開愁眉一端。不圖嚴命爰臻。他日勵武平治東陸。而入洛執拜趨之禮。奉管領



補任之命也。因厚饗兩使。獻馬及蠟燭于幕府。贈白銀五百兩於藤長孝盛。軍談、武德編年集成。四月。謙信入平井城。與國人盟。將攻足利晴氏于古河。此時太田三樂與里見義堯通謀。千葉利胤爲氏康妹婿。頻年警衛古河。與里見氏爲宿讎。聞義堯通于越。馳入於小田原。使氏康出師于神流川。自率騎兵六千。濟荒川而抵村岡磧。竦援兵。謙信在平井聞報。乃以三樂爲魁帥。長野業正次之。及濟境川。深谷。本莊。高山等。先出屯河岸。謙信謂景持曰。北武國人遮中路。汝以遊軍擊焉。景持乃率隊下赴擊走之。謙信効某所獲首級

於村岡磧。會赤井法蓮。富岡重正。長尾景村。佐野昌綱。長沼俊宗等。騎兵五千餘來援。謙信令之代三樂業正。而與千葉兵相抗。原胤繁。上氣。東金。酒井等。隊伍忽敗退。長尾政勝。齋藤朝信等。擊利胤中軍。利胤躬自把刀拒戰。被傷二三所。纔以身免。走于下總。是戰獲首二千餘級。而聞氏康師二萬發。小田原持戰。遣歸傷者于平井。召謙忠等。屯藤岡川南野。以備氏康。氏康中途回師于小田原。漫錄、軍談。八月。謙信猶在平井城。巡視上野郡境。自桐生將踰佐野。天明率還兵二千。過新田領廣澤境野。抵足利八幡。路途狹隘。不

辨地理。左右皆山壑。蹂踐田圃。荒暴黍稻。金山健步
長金井左衛門佐爲斥候。在廣澤茶磨山寨。聞謙信
行軍出雨宮。立騎於阜塊。而見謙信。先驅柿碕景家
遣人詰其無禮。對以姓氏曰。我警衛此山寨。由是到
足利橫瀨長尾氏邑也。請禁侵暴也。謙信冷笑曰。對
我無禮。不可不誠。乃遣健夫令犯其寨。左衛門返騎
逃神明杜。追急。遂鬪死。使景家焚其寨。獲首級。梟之
足利境岡碕山。而抵佐野。昌綱迎接。入朽木城。歷三
日。携昌綱弟綱千代。而歸平井。令西上野人攻金山
城。城兵能拒。自暗澤就東路。夜襲之。不利而退。漫錄二

十三年三月。出軍於魚津。中。越與板屋政廣戰。軍談、畧岩
瀨滑川。物。老。師。語。五月。出師于川中島。與信玄抗衡。六月。
率步騎一萬三千。將縱火於清野邑。信玄令馬場信
春備之。謙信不戰而罷。軍談、軍記、上杉家說、

○盛正記云。天文二十三年。八月十五日。景虎出
川中島。齋藤秀明爲遊軍。長井爲實在。信玄隊中
云。是戰作永祿四年。九月十日。誤也。○武邊咄聞
書云。天文二十三年。八月十八日。謙信與信玄相
擊于川中島御幣川中。是日接戰十七回。謙信勝
十一。信玄勝六回云。○上杉家說云。川中島大戰。

是年八月十八日。今按諸說。信繁以永祿四年戰死。姑係永祿四年。竝識者後考。

十一月出兵攻三國寨。軍談弘治元年四月。與信玄戰于戶神山。軍談先是氏康率師一萬五千。陣于厩橋城。在上野郡謀伐佐野足利。青柳等使倉內城代猪股則直攻大胡山上二城。大胡信綱出降。山上氏秀棄城走。五月。謙信抵平井。軍議。大胡信綱遣使曰。請先鎮平江戶。而關佐野足利之便路。謙信使業正謙忠壓厩橋城。自踰利根川。伐上泉。拔桐生。直繼屬下善戰。逐山上戍兵。令大胡民部左衛門保焉。將發桐生。

慘未詳

以道路險阻。轉屠仁田山家連城。而收軍于平井。會佐竹義昭遣橫倉則慘約和親。謙信喜。令千坂憲清答其好。漫錄而入越中。攻魚津城。拔之。誅戮父為景仇敵板屋政廣。軍談漫錄十月。歷三國嶺。出猿原。在上野郡是時氏康在倉內城。謙信抵沼田。出健步挑戰。為是地也。拘利根川片科川。深泥粘土。不可戰。適謙信有疾而罷。漫錄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夜。謙信濟筑摩川。與信玄戰。接兵刃。迨明日都七回。甲前鋒自戶神山廻。將夾擊。令良勝備于市村渡口。濟犀川而張營。不決而還。編年集。成。唯聞書。

○按編年集成。咄聞書。武隱叢話載。是日戰。甲裨將山本道鬼。板垣駿河。室住虎定。初鹿野源五郎。一條六郎等。及兵卒四百九十一人戰死。今據甲斐國志。係之永祿四年之戰。
 是月。三樂謀山東國人曰。景虎既受憲政讓。稱上杉氏。則是關東管領也。不遺累世之親好。而宜屬之樹勳功也。於是成田長泰等。來屬者多。實錄。六月。謙信抵平井。促河西。先方。及岩槻。佐野。足利等兵。與氏康對抗于北武。數日。氏康引歸。謙信亦收軍于平井。是役三樂為魁軍。或流言三樂通相。謙信僅與十許人。赴

三樂陣。雜談戲笑。三樂庶長子資時。時歲十三。侍坐。謙信舉扇招之。執其手曰。健矣哉。童當為我子矣。令認我營也。乃携而歸。巷說忽止。漫錄。是秋。氏康在倉內城。謙信馳至沼田。自十月抗衡。先鋒健步接矢丸。未及交戰。謙信患熱疾。引軍而回。漫錄。三年春。信玄圍攻長野業正。發輪城。謙信率軍而入。信濃。四月。信玄拂陣。謙信與之對抗于川中島。村上義清為先鋒。涉水作偃月備二行。信玄斥候報曰。敵出多採薪。意為長陣矣。信玄曰。否。不日而敵陣必發火。諸部慎莫遽出。黎明越營果出火。謙信倚胡床以俟。信玄固制甲

兵不出。歷數日而後。甲陣縱馬。逸入越營。圍人輕卒。千人許。追到。謙信制衆曰。彼必有術耳。莫輕出。信玄固備而待。兵不出。故罷。二十三日。信玄去。明日。謙信亦回師。盛正記五月。謙信收軍而入高井郡。經鳥井嶺。欲入平井城。伐靈山桐生。出旗于河原。土地險隘。屢雖出兵。不有利。是時。謙信與斥候二三騎。廻視數里。桐生兵謀狙射。擇銃手三人。令伏山陰。謙信被半首。騎連錢斑馬。率鬼小島家正。山吉豐守。宇野親朝。城意安前登。與伏相距數町。有一武夫。自間路出。俯伏曰。臣籠澤景次也。此地險隘。請切勿擊。君每輕騎巡

視。不虞變。叵測矣。臣嘗歎。今果將有變。是以報焉。謙信喜。遽命搜伏兵。斬之。厚賞景次。漫錄永祿元年春。信玄使長延寺僧實了約和親。軍談五月。謙信與信玄相迎於境。隔筑摩川相見。甲越士民皆喜。追期迭備。胡床於河岸。共騎。携從士五人而出。謙信先下騎而倚床。信玄曰。恭哉。容汝馬上相語。謙信怒。卽上騎。直歸營。遣使責信玄無禮。信玄對以謾辭。謙信愈怒。相持七旬而歸。軍談文集七月。謙信自津川口。侵伐會津。與其裨將猪苗代盛國戰。大得利。蘆名盛氏乞和親。乃還附侵地。而相約謂戮力偕鎮平東州。漫錄十月。謙信抵

平井。十一月。巡視東上野。築奧澤寨。以迫金山城。橫
瀨成繁勢屈。使金龍寺僧依長尾景朴乞和。送質子。
使大胡信綱爲桐生嚮導。命西上野人與柿崎景家。
夏目定盈等兵二千。自黑川口。令神梅郡勢多豪族愛
久澤能登守等。設石弩坎窞于險隘。景家整旅。破桐
生後門。會金山和平成。桐生直繼。及澁川義勝與乞
和。而皆來屬。而使赤井富岡。佐野等爲先鋒。伐小山
政昭于祇園城。臨戰乞和。乃收質子。進兵於河內郡。
伐壬生綱房子鹿沼。下之。伐宇都宮廣綱於其城。欲
闢常陸便路。遣橫瀨成繁兵。攻赤垣日向守寨。又頒

兵伐真岡。多劫上參河等數城。三樂廻策。悉乞和
屬平。迨歲暮。收兵於平井。漫錄二年春。氏康使氏政率
師三萬五千。正月。分隊作二。攻橡木城。野下佐野昌綱
剛勇不撓。防禦盡術。謙信聞警。自督逞兵八千。距橡
木五里。藉陣營。自出候敵。稱昌綱寡兵不屈。歸營。誠
衆曰。設令雖碎。敵營誠氏政。令昌綱死城陷。則猶不
後援也。爲世指笑。不若懸運於天。衝敵入城。爲弓箭
美譽矣。乃使長尾政勝。藤景等對敵。二月十九日。黎
明。不擐甲冑。而黑棉胴服。白綾掛包。騎驪馬。把十文
槍。擇精兵。各以白布抹額。士卒僅四十五人。斫敵陣

營。北條綱成等相呼曰。謙信謙信。皆避之。無敢支括者。昌綱令混甲數十騎邀之。執轡攬淚謝之。氏政綱成等議。久陣則必有變矣。收軍於古河。越軍及佐野兵追擊。獲敵首一千三百七十餘級。軍談漫錄。是春常山紀談。佐竹。宇都宮。多賀谷。益子等連署遣使。謂謙信曰。小田天菴。黑子敗軍之後。通小田原。而還住小田城。多氣貞國。江戶通房。千葉利胤等。及相馬治胤相約應援。而議復出軍。頃歲小田武威頗雖衰微。故家也。且天菴亦有度量。累世士卒勇銳者多。保有家國。庶幾謙信出師。滅天菴。則我儕永交和。莫有異心矣。謙信

乃率長尾黨及新發田柿碯等八千餘。由宇都宮氏家。抵小田領陣于山王堂。真壁郡。實四月二十七日夜也。此地山聳岬低而深泥。隔一小河。東面有方三十町曠野。謙信陣于此。天菴聞之。率逞兵三千。過大島酒寄。濟筑輪川。二十八日曉。抵山王堂芝野後。渡河。而屯椎尾村南。辰牌。謙信督軍。縱銃矢。凌淤泥接戰。天菴前鋒管谷政貞。信太賴範等拒戰。越軍競擊。天菴濟筑輪川而退。馬渴飲之。河上越兵追尾射之。不傷。還小田城守禦。會連署諸將來會。併兵圍城數日。天菴力盡。將自殺。賴範苦諫。出走。自代天菴自殺。城

野史 卷一百一十三
二
陷。謙信授之多賀谷真壁。明日。旋軍于平井。尋歸。越後。天菴亦逐。戊。復小田城。漫錄謙信歸國。與政景良勝議。欲建幕府於山東。自爲管領。而討小田原。遣使於京師。請依故事。擁公子。以鎮關東。大將軍義輝弗聽。卽請奉關白藤原前久子尙丸。年幼。亂。請父子。義輝許可。使大和孝宗護送之。九月。前久父子抵春日山。道澄法親王。左兵衛督平時秀。刑部卿入道永絃。及家司進藤長英等陪從焉。

○松隣夜話云。天文二十年九月。謙信欲迎近衛殿。遣僧蓮譽及長尾景征于京師。通旨於織田信

長。信長應諾。使瀧川某護送路途。二使入京師。請之於近衛殿。近衛殿難之。累日不決。景征強請不止。終奉近衛殿季子松丸而歸。松丸時十二歲云。
今按年月及請織田氏事差謬。故不取。
十月。謙信奉前久抵上野。以平井城淺陋。入桐生城。攻小幡日向子高津城。屠之。萩谷太郎左衛門望風以木澤城而降。又使新田足利。小股警衛桐生城。殊命諸將會盟和好。令本莊繁長爲先驅。攻郡收城。那波宗久子宗安。剛勇善鬪。繁長亦銳士。時年十七。自先登。揮槍勵衆。遂獲宗久。宗安走。乃令北城長國守。

爲桐生繫衛。而攻福島賴季于厩橋城。賴季乞和而歸。小田原令長尾政勝等保之。又使善宗次等拔伊勢崎城。謙信自以大胡信綱爲鄉導。令景家及宮部長實。本間資久等。自沼田莊倉內城後門。攀戶神山。投擲木石於白根川。放矢丸攻擊。猪股範賴力謁乞降。走小田原。森下。那胡桃。小河。岩櫃等城寨皆次降。利根。吾妻二郡盡平。又轉軍於初木。拔飯野女淵小城。予之毛呂。因幡守。加之館林。轉入北武藏。而攻忍城。此地前門路狹隘。左右泥沼。不可涉。廻長野口。焚民舍。而出碓玉村。登丸墓山地藏堂。下瞰。縱火於城。

外。及下忍持田渡口。將以水灌攻之。成田長泰送質乞和。回軍。三樂亦拔松田腰越二城。並在武藏深谷本庄。鴻巢土豪皆歸服。而後壞棄平井城。而修厩橋城。頒賞新故將士。漫錄。三年二月。氏康聞謙信將有事於小田原。馳使乞援于信玄。信玄遣初鹿野忠次。青沼忠吉。率騎兵二千二百赴援。信玄亦踰碓氷。而陣于輕井澤。爲聲援。漫錄。是月。謙信發厩橋。先是自欲伐小田原。遣諜者窺間。氏康好奇。乃曰。彼而用奇。我則持正。人或以星變告。乃問之良勝。良勝曰。臣聞之。凡星變以方占。今星見于相分野。北條氏當之。謙信曰。

大抵占語好吉諱凶不可用。且使彼凶我吉。天時弗如地利。相摸未可伐也。文集三樂亦率兵唱曰。八州城寨。如有磨鏃挽弓者。悉拏戮。蔑有攸赦。勇銳雷動。小幡。大石。見田。白倉。藤田。長尾。三浦。岡崎。宗龜寺。那須。清黨等。悉衆來附。二日間競會者七萬餘。松隣夜話於是謙信抵松山城。檢點所會諸將七十六人。步騎總九萬六千。及新附兵士一萬七千。號十一萬三千餘。自關戶分路。經武藏野。所在城寨。望風靡偃。不從者皆蹂躪。颺言曰。屠小田原。滅北條氏。在此一舉也。因自稱關東管領。欲因故事。修拜賀禮於鶴岡八幡祠。然

近郡皆隸小田原。慮氏康遮路。故先議進攻。謙信陣于高麗山趾宿積。先鋒既到大磯小磯。左右後隊。基列山野。松杉變爲旗幟。擇三樂爲第一魁。勢威壓八州。山海兩道。亦望風靡。漫錄三月。諸部前抵小田原。氏康不肯輕戰。戒嚴。下令曰。謙信猛勇絕倫。然智慮淺短。血氣制人。不能久持。汝等莫與浪戰。而俟其情擊之。則彼必自潰矣。以候不虞之變。漫錄北條信玄亦屯輕井澤。飯富虎昌曰。謙信兵士日滋加。氏康滅亡。可立而待焉。不如與氏康約夾擊。獲謙信必矣。信玄不聽。實錄五謙信押師而進。城將松田憲秀拒之。

途。三樂先驅綴兵馬。作筏涉酒勾川。士卒爭先。瞬息
皆濟。憲秀退入城。進薄蓮池。小田原城東門。謙信親每在二
陣。繞騎脫胄。以白布裹頭。揮朱麾。馳驅指揮諸隊。傍
若無人。軍鑑。將士震慄。或謂斯人暴猛雄偉。然死期
不安矣。衆心疑懼。當是時。忍小幡。長尾。白倉之徒。通
小田原。陽會合。以謀狙隙。襲中營。謙信明敏。佯爲不
知。密諭甘糟景持。遷近衛殿下營於楯無山。使良勝
及上村甚右衛門爲之警備。親自以直江實綱。及景
家爲左右翼。前到蓮池門前。曰。敵若出則相繼進。決
雌雄于一刹那矣。城兵不敢出。謙信扣轡於池邊。喫

茶。城中連發銃矢。相距三十間餘。傷射向袖而已。猶
自若。服三點。顧視寬悠無事。左右從者。矢丸數摺鬢
髮。莫一俯伏者。命次隊縱銃。閉塞出郭樓櫓。而歸中
營。景持及北條伊豆。長尾政景等爲後拒。部伍肅整。
懷貳者不能窺隙。三樂亦邏騎。謀誘白倉丹波。到中
軍。而禁錮之。或云。是時氏康遣人憑三樂。以二十三日。實錄。五代記。並作四月。謙信度小田原難急陷。伴尙丸分隊
伍。列鐘鼓。而解陣。兵勢恰如岫雲帶。雨起暮山。夜話。詣
鶴岡八幡祠。行拜賀之禮。是日。千葉邦胤與小山政
種。相爭坐次。謙信曰。介殿可爲諸士之上。小山殿不

將
史
卷一百一十三
二十一

可爲諸士之下也。是日以下從群將躡踞左右。成田長泰。特仰視謙信。體貌不恭。謙信忿罵曰。子何無禮。舉扇擊其面。再。長泰恚曰。我亦一城之主。五百騎之將。實錄作千騎。豈辱至此哉。不告而去。諸將相視。亦各率部下解散。事發。遽卒。蟻羣豪族。或厭謙信粗暴。一時瓦解。奔其寨。麾下。一萬七千士卒。隊列稍亂。或相殺。輜重多奪於土民。軍談文集。五代記。

○松隣夜話云。謙信擁殿下。詣鶴岡。良勝諫曰。事竟則過去。恐生變。弗聽。是夜。次關山曠野。先令諸部遣歸平井。所從者加治內匠。柴田大學。良勝。實

綱。本莊清七。河田親章。長尾景征。中條五郎右衛門。及三樂騎兵。總八千餘。時三月二十二日子刻。有敵來急圍數重。縱銃掩擊。先是謙信忿長泰無禮。搏之。長泰憤惋。募其族及武州千葉清黨來襲。謙信意謂長泰所爲矣。遽傳令與新發田河田。固陣于平塚尾。以埃東明。良勝。中條等拒戰。擊卻之。獲首級。是時。長尾傳左衛門掌輜重。爲敵所奪。謙信怒。斬傳左。併殺從者二十四人。次日歸到葛見。張宴犒勞將士。

謙信率餘衆而發。敵裨將中條出羽守。率兵自江戶

城發。追尾到府中。殺傷頗多。豆相記歸到厩橋。霸業是以壞矣。關白前久及憲政憂之。使三樂景朴求和於諸將。憑里見義弘。佐竹義昭。宇都宮廣綱。和順之。故大平復。故然結城。小山。千葉。小田。及西上野。北武藏。國人等弗應。漫錄文集

○松隣夜話云。謙信歸平井。下令免租稅半三年。以賑窮民。使柿碕景家爲厩橋城代。而歸越後。五月。和田業繁以高碕城私應。而與深谷倉賀野。高山等通謀。議攻蓑輪城。業繁弟喜兵衛。自幼爲謙信近侍。如高碕聞其計議。遣使於厩橋曰。冀假兵急拔

城。事不難。書以贈同僚小野傳助。謙信率兵出。會喜兵衛謀泄。出奔。遇之于烏川。告狀。謙信忿。躬自斬二人。而謂出兵于此。無爲而回。則人必誹謗我。我有所思。兵雖寡少。不論勝負。一戰而後有奇計也。馳到高碕。親揮槍薄前門。直江實綱。大關親益等。肉薄突破二城戶。迄牙城。謙信以兵寡衆憊。命焚羅城。引兵而還。漫錄八月。擁前久尙丸。歸于越後。軍談漫錄永祿四年。謙信欲護送關白前久。而執謁幕府。遣使於甲曰。我得述職。以國托卿。請勿侵分國。肯否。信立對曰。諾。勿勞心。乃以三月發越前。以實相景家爲前馳。齋藤朝信。

河田親章為後拒。步騎總三千。護送前久尙丸。自北
陸道如京師。松永久秀囑三好長慶。不許寓京師。而
寘諸大津。國史實錄作寓四條。今從滋家手錄。武隱叢話。長慶導謙信詣幕
府。獻越後布。良馬。金銀。大將軍義輝賜其名一字。更
補關東管領。賜錦直垂。聽朱麾。文裏書。篋輿。朱柄傘。
白傘袋等。加相伴。授賜菊桐引兩記號。叙從四位下。
任彈正大弼。改名輝虎。尋參禁闕。賜天盃及御劔。軍談、

系圖、足利季世記、
○藩翰譜引夏目記。小田原記云。謙信初參內。
天皇叡感。賜長光太刀。黃金香盆。薰香等。大將軍

義輝亦為設坐于三好義繼坐上。賜錦直垂。朱麾。
聽塗興。按事狀似有差。

他日。謙信獨詣幕府。竊謂義輝曰。長慶。久秀。驕泰無
君。君如聽臣。則即日殲之。以除幕府蠹害。義輝曰。卿
逆旅之客。彼幾甸之主。部下在邦域。恐其不克。謙信
曰。臣與彼會。而以口論相諍。遂斫之。雖咫尺之兵。不
能如之何矣耳。義輝危之。而弗聽。謙信曰。然則臣當
就國。渠等叛逆之機已芽。若有變。則遣賜書。臣入撥
亂反正耳。義輝領焉。足利季世記、手錄
○武邊咄聞書云。永祿五年五月。謙信巡視京師。



及界浦。住吉。宇治。察松永等有異謀。十二月告暇。臨發竊告曰。三好松永之徒。有異謀之兆機。如發則請速賜羽書。居三年。長慶死。義輝使大和兵部來謂曰。長慶已歿。請速西上。誅戮餘類。於是謙信整旅。將西上。三好松永之徒。漏聞。謂謙信入京。則宿志弗果。急發行弑逆云。

初謙信臨發。三樂計議。擁憲政踰三國嶺。而入厩橋城。促去年交和國人。謀伐小田原。長野業正。橫瀨成繁。桐生直綱。澁川義勝。宇都宮。佐竹。佐野等陣代屬之。分北武藏松山兵。駐河越城。勢多郡。及桐生。小俣。

等兵備忍城。佐竹義重。多氣貞國。多賀谷政經等。自江戶。關宿。里見士隊長正木時繼。率兵自千葉進。千葉親胤邀戰敗。而入佐倉城。里見義弘。濟三浦。正木時忠等。略金澤。逐小田原戍兵。三樂率兵三千。自爲先鋒。長尾兄弟。本莊繁長次之。憲政中軍騎兵六千。長尾謙忠。北城長國爲後軍。東上野國人兵五千。先方兵一萬。藉陣于武藏野。氏康子氏照將兵三萬。邀戰于多麻都築之間。失利而退。越師乘機。濟酒勾川。進薄城下。接戰累日。越師以去年不得意。竭力奮擊。城兵屢失利。氏政乞援於甲斐。信玄以與謙信有

約不聽。使者三反。猶不可。氏政與今川氏真使者俱往。乞師不罷。於是信玄使高坂昌信焚長沼市河地。壓飯山野尻城。視兵於越後。實錄中興源記。政景景持馳人告之。憲政三樂乃相議。謂信玄背約。侵掠西上野。留後兵亦微。對前後敵甚危矣。且新附國人。懷異解散。則敗亾如去年矣。不如收軍也。閏三月。三樂及謙忠作龍蛇備。而收軍於厩橋。本莊新發田等。與憲政還越後。昌綱亦引兵歸于海津。漫錄。謙信還國。聞信玄背約大恚。與諸臣議伐甲。使各進策。覽之曰。善哉策也。然上策彼所知。中策既試之。下策出其不意。我有取

焉。文集。八月。帥師一萬三千。令義清為先鋒。河田親章本莊繁長。高梨賴治為中驅。柿碯景家。北城長國。大關親益為後繼。齋藤朝信等為遊軍。長尾政景。飯野景久等為監軍。入信濃。經善光寺。涉犀川市村渡。歷丹波島。川中島。踰御幣川。千曲川。藏科三大河。由赤坂山清野。而軍貝津東妻妾山。諸書作西條山。今據退私錄稿。壤鑑。先是信玄城貝津。或作海津。以備越。是時謙信意謂信玄如不出。則取貝津耳矣。此役也。謙信自分必死。故軍于死地。二十四日。信玄自甲府抵川中島。分隊為十二段。對兩宮廣瀨布陣。燬橋以截要路。越師如在括

囊中。衆僉危懼。謙信顏色不變。言笑自若。謂人曰。我
與信玄挑戰數十回。彼能鍊武。對塲如恒。則不可得
贏矣。強戰則取敗必矣。願伺微隙。與彼接手。欲以決
雌雄。未得其期。對抗三日。二十七日。信玄率騎三十
許。登赤坂山。望越營。二十九日。退踰廣瀨。而入貝津
城。謙信問策於諸將。良勝曰。我師未去。彼胡爲退矣。
然則棄貝津也。臣謀彼如例延期。以俟平矣。請明日
回師矣。或勸罷師。謙信弗聽。九月九日。信玄與山本
道鬼謀。分作二軍。先發兵一萬二千。輝虎注進狀
作一萬三千。攻
妻妾山。自以兵八千。軍川中島。前宵謙信自山上望

見炊烟。良勝言曰。信玄將戰也。乃與良勝議。召義清
政景曰。天文丁未歲。余年甫十八。信玄二十七。初構
兵。每爲彼據勝地。未得逞戰者。十有五年。今旣軍死
地。明日之事。吾識彼所圍。彼縱前軍擊我營。勝敗皆
期於我軍濟水而退。與後軍夾擊也。我今宵濟水。出
彼不意。比彼前軍未回。急襲彼中軍。躬自與信玄擊
刺矣。妻妾山中間。不過里餘。縱前軍一時而可達。後
戰我必不利矣。使景持率兵一千餘。屯雨宮葛尾。可
救敗軍也。越師之在此也。每早作食。必餘三日之糧。
故炊烟不起。乃張疑兵營中。其夜一鼓。自帶甲下山。

歷清野。踰赤坂渡及御幣川。抵川中島。左綱島。右御幣川。後丹波島。分隊十二。使良勝兵二千。備大塚西。爲遊軍。令繁長及色部大河。神幡下條五隊。曰。甲兵對妻妾山者。踰水來拒備。五隊各備千曲川岸。屯寺尾渡三町餘南。北面布陣。信濃人井上清正。高梨正賴二隊。涉千曲川。右綱島而陣。令中條兵二郎。司輜重。兵二千。陣于鹽坂渡南北。是宵月晴朗。半夜雨降。不辨東西。謙信濟雨宮渡。甲兵猶未知。及明。霧霧稍散。見旌旗咫尺。甲衆遽愕。信玄使浦野某視。報曰。敵退。信玄異問。其狀如何。曰。謙信以次廻匝各隊。望犀

川而去。信玄大驚曰。汝言過矣。是車進之陣也。我一世之大過在此時矣。命衆急改部列以待。旣而兩軍交戰。各隊鏖戰。衆咸當敵格鬪。不得相援。謙信自撤旗幟。白布裹頭。著大灌甲。綠緞衫。乘放生驢。把刀直突中軍。直江市兵衛等六人。從左右奮擊縱橫。謙信與信玄長子義信鬪。義信被創三所。左右阻之。

○上杉謙信申狀云。謙信揭團扇傳令。縱射弓銃。勵衆督戰。長尾政景爲左隊。齋藤下野等爲右隊。柿碯和泉柴田因幡自中路爲先驅。謙信繼之。三道分隊而進。信玄亦督騎兵八千。發喊縱銃矢。如

飛霰。謙信嚴勵接槍。黑烟蔽空。甲前軍飯富昌景。穴山伊豆等。精兵七百餘。奮擊死戰。柿碓柴田軍氣沮。退二町餘。昌景等追躡。信玄中軍。兵機虛透。謙信望見。進毘字旗。揮團奮勵。逞兵八百餘。自中路進。與武田義信今福。諸角等數千兵戰。恰如亂算。謙信望義信之前。自跳騎揮刀。斫義信三回。義信墜騎。左右扶載而去。○武隱叢語。引河窪與左衛門語曰。天文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戰。謙信與義信戰。義信被傷三處。左右救之。謙信進入斫信玄。○同書引藤田能登守。河窪與左衛門語云。弘

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夜。謙信涉千曲川。破信玄中軍。板垣駿河。一條六郎。小笠原若狹。諸角豐後。山本勘助死之。甲前軍自神山廻攻前後。謙信退。明日戰七回。不決而去。今按謙信申狀云。高梨正賴。井上清正自西磧發喊。橫擊甲軍。諸角豐後死之。○武德編年集成云。弘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夜。迄明日復戰。自寅刻謙信戰克三回。山本道鬼一條。諸角。初鹿野等。四百九十一人死之。明日戰四回。謙信軍失利。死者三百六十五人。宇佐美定行。備兵于市村渡口。謙信涉犀川。固備于故營。次

日迭引軍退。今按諸書所載紛紜。據謙信申狀。則與義信戰。諸角山本等戰死。皆係永祿四年九月之戰。故姑從載焉。

謙信策馬轉至中軍。時信玄與年貌相肖甲袍同裝者六人。並乘鐵團扇踞胡牀。不可辨。謙信呼曰。信玄何在。原虎吉對曰。信玄何在于此。舞槍突之。謙信縱騎走逼。信玄縱聲曰。不恭。謙信前揮刀斫信玄。信玄舉團扇格之。如此者三。信玄創肩。甲兵來救。執槍刺謙信。不中。縱鞍馬駭逸而去。

○上杉謙信中狀云。甲軍駭亂。桺碯。松田。川田政

景等齊進。齋藤利實。松本大學。三條。山吉。長尾景治。村上義清等自左進。追逃逐北。謙信以中軍衝信玄右隊。直進擊信玄中軍。信玄左右邊兵一千餘。散火禦戰。支不能。終崩潰。走大塚邑。信玄怒曰。大河在後。斯地宜返戰。瞋目督勵。下騎倚牀几。部下反鬪。半時許。接戰數回。渡邊翔率所部踰叢入槍。甲軍殆潰。宇佐美定行揭團勵兵。衝甲中軍。於是甲軍悉亂。本莊繁長色部等陣于千曲磧。甲軍見之。或陷河水。又入御幣川。或走鹽碯。沈溺河水者多。謙信脫甲。白布裹頭。騎甲鹿毛馬。舞刀索信

玄。時信玄把團倚胡床。嚴令曰。運在天。寸脛莫退。
謙信徑進。大呼曰。余到此矣。信玄罵曰。餓鬼奴。將
起。謙信掩擊之。信玄不暇把刀。舉團格之。謙信叫
曰。兒輩奴。續云勢我禮女斬信玄腋二刀。將交手。甲兵左
右阻撓而去。○編年集成引松本大學感狀文云。
天文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。謙信與信玄力戰于
御幣川。信玄被創。弟信繁等戰死者三千二百十
六人。謙信部下死者三千百十七人。戰散。謙信涉
犀川。屯善光寺三日。按諸士戰功。授感書。○武隱
叢話引初鹿野傳右衛門語云。謙信與信玄戰犀

川。衝信玄中軍。謙信部下宇佐美定行兵千餘。屯
大塚村。橫擊信玄中軍。信玄敗退二町餘。謙信士
渡邊越中入槍。甲軍遂敗走。逃于御幣川。士馬浮
沉。信玄駐馬於河岸。謙信著萌黃緞肩衣。脫甲。白
布裹頭。乘驄馬。揮三尺劍。交語而斫三回。不中。信
玄走入水。謙信追而入。斬信玄甲復三刀。信玄揭
團支摺。二刀傷肩。謙信猶連搏。信玄舉團受之。源
虎吉。菽原彌右衛門延槍突。謙信馬駭起。而跳
入深淵而流。信玄馬亦驚入淵。國人率歸。甲兵三
十餘。佇立河岸。不能赴拯焉。○同書引河窪與左

衛門說云。謙信。斫信玄。信玄左手執韁繩。右把團扇。不得把刀。今考此諸書。信玄乘騎。與本文及申狀所載異。故姑附焉。

信玄弟信繁聞之。奮曰。夫戎士必謙信矣。乃自追尾。大呼曰。我爲信繁。卿非景虎耶。請回戰。決雄雌。戎士隔水應曰。我景虎。士甘糟近江者也。卑賤不足抗足下乎。信繁曰。臨軍旅。何論貴賤。前濟水。從士七十騎次焉。戎士神色自若。捨刀待之。從騎不輒進。信繁曰。卿實景虎矣。何言之怯。請來擊我。戎士曰。足下殺而我單騎也。信欲決勝敗。則卻從兵而獨來。信繁乃單

騎鞭馬而至。戎士揮刀。斬信繁左股。信繁倒地。戎士策騎而去。戎士果是真謙信也。

○武隱叢話云。天文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。川中島之戰。十七合。御幣川之力擊也。是日。村上義清擊武田典厩。是川中島相抗。都二十回。最可謂大合戰也。○謙信申狀。永祿四年九月。村上義清獲信繁。與本文相戾。故附備考。

既而甲前軍向妻妾山者交戰。越軍腹背受敵。大亂。死者三千一百十七人。松隣夜話作二千十七人。甲軍亦亡軍帥騎將士卒死者三千二百十六人。謙信申狀作五千五百人。松隣夜話

作二千八百云。武德編年集成、北越軍談、謙信申狀、中
百餘人、興源記、明霞文集、武隱叢話、甲陽軍鑑、
松隣夜話
等改考

○上杉謙信申狀云。義清獲信繁。追擊踰御幣川
及千曲川藏品川。彼是流死者多。信玄父子退生
地山。謙信日午歷川中島。踰小市渡水涕川。申刻
入善光寺。諸部逐甲軍。到雨宮上口而止。是夜謙
信宿善光寺。又繁長色部。下條神幡。大川等退到
原町。宇佐美定行。直江大和亦退。俱涉小市渡。甲
先軍自妻妾山馳驅到。備寺尾原町綱島。定行等
與戰。謙信涉小市渡。定行等殿而引去。

是戰獲武田信繁。室住虎定。山本道鬼等將校十四
人。中條兵次郎司輜重。有土寇來掠。兵次邀擊之。甲
兵亦競來。兵次遂收兵。謙信申狀謙信涉廣瀨渡。入高梨
山。携和田喜兵衛。宇野左馬助。歸越後。隊長甘糟景
持揭旌幟于水北三日。聚合散卒。整兵而歸。後世相
傳。是日接戰十七合。其十一戰謙信勝。六戰信玄勝
焉。編年集成、武隱叢話、
引河窪與左衛門語、

○松隣夜話云。甲前軍過雨宮上瀨。接戰。是時謙
信與左右數人。在良勝後繼中。所騎放生駘傷而
不步。乃取和田喜兵衛馬。遣使番謂。追敵到廣瀨。

景征等曰。敵已迄妻妾山。疾收師可涉犀川也。而親興。良勝。景家等諸部。併二千餘。與甲前軍真田。高坂等一萬餘格戰。良勝欲使謙信退。目三寶寺曰。請君下令。使從廣瀨來者涉犀川矣。三寶寺等猶在此。謙信爲不聞。衝甲左隊。敗之。而謂良勝曰。汝率兵涉上流而去。我亦見諸部線引。到高梨山際。破寇而退。弓箭入幡。莫食言也。辭色嚴勵。良勝等去。深淵主馬允等。亦擊甲左隊。謙信與下麾兵三百。將援主馬等。甲兵復萃。中條等與戰于犀積。繁長加治等。與甲將飯富馬場戰敗。退入河水。中

條等擊相木等克之。廣瀨戰爭在舊戰場高坂。真田。甘利兵五千追躡。謙信督兵阻戰。雖一破之。再整旅尾擊。當是時。謙信望見良勝等已退。到于高梨山下。揮策進騎。涉犀川鈎瀨而去。甲兵追蹤。謙信反擊五回。將士死傷者多。甘糟景持自葛尾廻兵。甲軍望之。收兵於貝津。日已夕。是日。謙信更佩刀三回。後携和田喜兵衛。歷高梨山。而歸越後。永祿五年三月。氏康及信玄攻松山城。三樂乞師。謙信率步騎八千。抵厩橋。促三樂。到石戶渡。聞城已陷。進軍于松山。相甲持重不戰。三樂馳到。謙信震怒曰。

汝使如憲勝或作憲清者守城。促應援而虧我武。罪在汝躬矣。三樂乃視松山城。中士卒及糧穀器仗兵馬定簿。且曰。憲勝質子二人。猶拘留岩槻。謙信急稍和曰。汝似無過。雖執質子。提斬無由宥我。悲。乳臭孩兒當赦死。汝歸則致二兒於那波。乃斟酒與三樂解和。

○松隣夜話云。三樂呈憲勝質子二人。謙信左握二子髻。提斬爲四段。把盃盡飲。授三樂。三樂亦傾盡。而問計策云云。

而備問松山所在口數。對曰。臣聞氏康及信玄其族

帥六人。甲陽軍鑑作二人士卒可五萬。謙信哂曰。氏康信玄二人耳。其餘不足齒我友也。我督八千。與兩師對抗。似不敵。且彼據險不戰。我亦無計。近境無屬。彼否。對曰。距此東道二十里。程有山根城。城在武藏埼玉郡碓西領氏康最所愛。使成田長泰弟家國。松隣夜話作小田助五郎家時及長野對馬。兵千五百守焉。謙信曰。雖家國無宿憾。爲長泰弟。則非莫故。請爲先驅。乃抵三本木渡。命三樂令架舟橋于利根川。遣使于松山。謂曰。我爲後援來。守者力盡。既避城而去。我甚愧兩將。故出軍之險。雖欲一戰。據險而不出。明日將屠碓西城。兩將義當後援。請

洪雌雄于此矣。乃悉衆濟三本木。而斷繫繩。放流舟。梁圍碕西城。家國頗勇悍。禦戰二日。謙信自候之。登高阜望見。牙城與中郭之間有沼。架橋往來。會見婦人被白衣。出中郭而入牙城。映夕陽。像浮沼水。意謂以中郭堅固。實婦女。戰士必在牙城及羅郭耳。乃下令整旅。伏兵於路。使本莊繁長。黑川爲盛。夜自前門。新發田長敦。五十公野弘家。竊率兵。縛提燈於一長竿。乘筏經外郭。沿沼附中郭壁際。俟前門發喊。點火。東郭併喊聲。婦女老孩。驚噪奔走。中外城兵。望中郭挑火。以爲中郭已陷。繁長等發銃。迫城門。敵兵禿氣。

奪路而走。伏兵起。死傷者多。繁長登前門。長敦入中郭。遂傳牙城。俟明。家國聞三樂乞降。送從子泰高於三樂營。謙信許之。予邑如故。收軍而歸。軍談漫錄、

○松隣夜話云。謙信悉衆涉三本木。截繫纜。放舟。梁督師過相甲陣前。相距僅九町餘。進圍山根城。謙信率景持景征等。違城數町。陣于崔嵬嶺。而誠將士曰。我枉乞衆命也。攻城之術。不俟命令。唯有強攻而已。我遠望焉。如有後援。則嚴守我命。整隊伍。以可慎戒。城中未識。小田家時率騎五十斤候。登丸山嶺。三樂先鋒相遇于險路。驀然奮鬪。悉獲。

其兵家時亦死之。長濃對馬據櫓埃家時報。聞銃聲當丸山發。意恠縱望。先鋒兵二十餘。追尾來偏城南。馬烟遽起。對馬周章急設守備。上下騷擾。命令不達。對馬齒罵曰。可恨相甲怯將。於是不救。急。遂使我徒死。時西門既破。士卒亂入。對馬命使人刺殺妻孥。奮入三樂隊中。力鬪而死。謙信頓兵于城北。縱銃射脫走者。終屠城。憇息兵馬於丸山。經來路。涉利根川下瀨。而入厩橋城。衆稱其敏捷。且大膽云。實二月十三日也。

使長泰取依田大膳亮所嬰足戶寨。在足立郡據焉。歸厩

橋。休兵馬三日。復起攻館林城。令新田足利兵爲先登。守將毛呂季忠降。乃使長尾顯長自足利徙館林。兼有足利而進攻小山秀綱祇園城。此城也。東爲前門。北爲後門。雖平城也。隍塹三重。西南險岨高聳。堰入思川。兵食不乏。竭力禦備。國人追躡。謙信益加應援。秀綱弟重朝乞和。成送質子解圍。而謂結城之地。距此十里程。直欲伐之。前軍既抵大塚。秀綱重朝諭結城氏乞成。四月。伐佐野。城兵乞降。守將宗綱年幼。令本莊繁長爲城代。回軍于厩橋。軍談漫錄五月。謙信令河田親章。加治景英。賜長尾謙忠死。謙忠者爲景弟。

藏王山城主爲重子。而謙信族弟也。自弱事謙信。忠勇無比。屢樹殊勳。爲肱股老臣。軍國大小。無不預聞。委任爲厩橋城代。頃年驕侈。發自立之志。私通小田原。自去年而來。雖見松山急難。不敢救。碓西之役。命前鋒。又稱疾不出。於是謙信數其罪條。其一。在當城。使三樂爲山根嚮導。其二。柳碓和泉與成田相抗于鳴瀨。半歲竟不援之。卻送糧于敵地。其三。小田原陣中。與成田謀懷貳。其四。遣家人戶部某於甲府。歸而後夷其族。是憚聞之證也。乃殺焉。松隣夜話作使良謙信自戮之勝悉殲其從者。又遇戮者妻孥。離散邑里者。悉尋問。

割昇金銀米錢。又謙忠子二人並幼。與其母潛邑。諸老曰。可殺。謙信曰。其孤何仇。我爲。如然則天命也。其孤奚罪之有。迺予金放之。後兄稱右馬助。弟稱右京亮。並仕景勝。死于加賀市橋城云。是夜大設酒食。犒勞將士。以北城長國爲厩橋城代。或作居那波城以厩橋兵士附屬焉。漫談夜軍鑑是夏四月謙信入越中。攻蘆田。時田而還。穴山梅雪使僧來謂曰。信玄頻年有廢嫡立庶之志。積累日迫。諍機已發。願以義信爲謙信義子。梅雪亦候越。甲部將數人亦屬意於義信。如聽之。則從更科東北。盡可屬麾下。義清亦復舊邑矣。諸老

以聞。謙信召使者曰。因義信便宜。奪信之策。我不敢。我如欲之。則何憑他乎。義信尙弱。梅雪何故出斯浮言耶。彼如窮蹙則來。我亦不拒焉。對子縉衣令得歸。乃遣歸。夜話七月。氏政令弟氏邦將秩父鉢形兵。攻足戶寨。毛利丹後守禦戰。相軍死傷者多。引軍而去。丹後乞救于厩橋。長國令和田某等。率兵赴援。宇佐美良勝子定勝。年十七。是春。從師于東國。留厩橋。率兵令赴援。途遇相軍于上尾。與之戰。奮擊而死。先是永祿庚申秋。川中島之戰。善光寺別當栗田法橋永壽。與芋川越前守通謀。竊應于甲。此時定勝在野尻城。

聞之。率兵赴擊。奪善光寺阿彌陀佛而歸。永壽悔歎。請割予田二十貫。需歸佛焉。死日七月十日也。漫錄六年四月。出軍于逆木。信濃記及小田原。七月與信玄挑于川中島。會洪水。十二月。援厩橋城。軍談是歲。謙信伐越中。老師物語七年三月。攻白井城而不利。國史實錄七月。或作以梯碕景家。或作景忠為前鋒。與信玄抗衡于川中島。數日。後甲軍適來夜攻。景家拒戰。獲首五千餘級。甘糟景持。黑川為盛。或作公忠率選兵七百餘。分作二隊。踰下流。襲甲陣。斬獲甚多。越兵死者僅十九人。是夜。信玄塗墮黃綿帽。越士大賀時泰卒拾得之。盛正記八月。

十一月記作與甲迭約單身試戰。就其贏輸。以決得川
 中島信玄使安間弘重騎而出。其軀長大超衆。謙信
 擇長谷川基連。盛正記作秋直。相搏。基連短矮。雙騎相格。抱
 墜馬。弘重強力壓基連。基連抽刀刺弘重臍下。馘之。
 甲軍憤。欲進兵而戰。信玄止之曰。我不敢食言。乃以
 川中島四郡屬越。而罷兵。基連者齋藤弘重之士也。
 謙信召而祿焉。盛正記實錄。○或云。此格戰上杉氏
 二士。姓異焉。八年六月。謙信伐佐渡莊內平之。七月。氏康
 氏政攻三樂。本書作江戶城。恐平井厩橋兵赴援。八
 月。謙信率兵八千。馳到厩橋。氏康父子迫厩橋城下。

將引去。良勝親章等追蹤。謙信繼之。將士逐次而出。
 氏康不能去。返旗接戰。謙信親督精兵三千。伏旗廻
 徑而前。急起奮擊。相軍潰走十町餘。獲首四百八十
 餘級。部下死者百五十餘云。尋使景家。長國與三樂
 俱轉兵。攻成田城。謙信軍于御膳嶽。氏政率兵後援。
 距御膳嶽二里餘。徒張疑勢而已。三樂等屢縱火掠
 畧。邑里荒蕪。成田長泰力屈。迨九月。自火城。走小田
 原。謙信回師于越夜。九年三月。起師攻桐生金山城。
 軍。七月。攻和田城。在上野。十年二月。謙信居厩橋城。
 欲略山東。將攻河越城。氏政出援兵救之。實錄。三月。

攻桐生。八月。信玄及橫瀨踰酒須川來戰。軍談
○明霞文集云。丁卯年復厩橋之時。北條與信玄
兵合。數萬來圍之。謙信固守。按請戰。弗許。二軍倦
而解。請擊。又弗許。徒鳴鼓爲勢。二軍至利根川。適
風沙大起。以爲追兵。赴水死者無算。此時也。越兵
若追之。則二主獲而兵殲焉。然不敢追者。欲和北
條故也。
十一年。真田三代信玄郡邑皆山國。仰鹽于駿河及
相摸。今川氏真與氏康合謀。禁商賈。絕甲鹽漕。甲國
人民大窘。謙信聞而嘆曰。駿相二侯。不能以武加甲。

乃困人以卑怯下策。可憎矣。甲雖仇讐。其民何辜。不
可不救也。因修書信玄曰。卿與寡人所爭在武。駿相
下策。寡人所惡聞。自今通商販。給以北鹽。請信意取
之。遂下令賈者曰。務平鹽價。毋有擅利。既而越與甲
水陸轉漕相接。甲國人深戴其義。碎玉話先是謙信
伐小田原而無功。而後潛兵革。貯資糧。不事討戰。堅
保厩橋倉內二城。備東上野侵畧地。以窺時氣。是夏。
氏康與親族宿老議和平之謀。招富田大中寺僧虎
溪於湯本早雲寺。說其策。而諭皆川俊宗。佐野宗綱。
令修和好。虎溪俊宗來往于椽木。五月。使修驗金剛

院。東上野上荒川追龍齋。小田原足輕隊長。○松隣

沼須人。為使者。以佐野士遠藤織部正為嚮

導。會于新發田。長敦入道道如。山吉豐守。以達氏康

旨。且謂和議成則以小子為質焉。謙信悅許之。氏康

使遠山景政。坂部岡江雪。金剛院來春日山。相交盟

書。漫錄。

○明霞文集云。戊辰年。謙信遂謂諸臣曰。我立二十有六年。舊怨未報。四境不斥。今姑和北條。以養兵馬何如。皆曰。善。固諸臣之願也。以二氏故。數抗勁敵。臣等恐力疲時去。舊怨難復。唯速圖之。謙信

曰。我固欲之。而請之辱也。因令人說北條嬖姬曰。公之寵君。可謂至矣。然世子非君出。一旦公即世。世子立國。則康君臣焉。君臣之道。不同父子。若有過失。即愛其弟。亦不得不法也。然則君何賴焉。何不使康君外倚他國。亦得稱孤乎。今越無嗣。而欲講和。是其時也。時不可失。君盍言諸公乎。姬然之。以言北條。北條既和信玄。然又恐其或破也。又欲和越。且為其姬。故乃肯之。於是使來請和。

九月。與氏康相見于厩橋。漫錄。○軍談云。十二年六月相見。

謙信終誅伐舊讎神保良衡。復為景之仇。能登及加

賀松任悉服。物師元龜元年正月。氏康送其子三郎於越後。謙信曰。既已和好。何用質爲。即爲子耳。乃妻之以政景女。與舊名。稱景虎。謙信嘗約景勝曰。他日我老休之地。可以附汝也。於是景勝弗悅。武家譜文實錄云。初謙信養景勝爲子。而三月。謙信率一萬三千餘。與佐渡國人羽持某。朝尾時忠。戰于鴻巢。時忠敗死。軍潰。某據志津嶽。使甘糟景持等備之歸。五月。氏康乞援。謙信遣景虎及新發田治長。上村某兵六千赴援。與甲兵戰于瀉澤口。氏政亦率師萬五千。與信玄相抗于西上野。上村某與甲兵接戰數回。相兵

不救。甚怒。縱火于邑里而歸。夜話九月。謙信與氏康相約入甲陣。于上簀輪。而出川中島。夜襲信玄營。二十五日。復相挑。謙信進陣頭。麾信玄曰。汝不識時機。已掠略甲信二州。武威不滅。父祖。然屢出無名軍。勞民困人。士卒罷。若汝知天命。則以得甲信爲食。形貌似浮屠。奚滅盜。磔。侵掠女婿之境域。縱火奪貲。汝不聞浮屠氏有五戒。以犯爲賊乎。詭殺賴茂。奪其邑。姦其女。所謂邪淫戒也。年老忘浮屠。耽樂淫酒。是飲酒戒也。我嘗朝京師。以國託汝。汝盟而諾。我往而後。汝侵我邑。是妄語戒也。叨起無名軍。罷士困民。多截人命。

雖下纏法衣修學。唯形相而已。不異以糞包錦。破戒若斯。忽蒙天譴。我不忍坐見。故今代薩埵。而譴責汝罪。幼而廢父尊國。不孝莫大焉。請見甲府城地。變爲桑田。今而改心。守義志道。速建降旗。俱還樂無異矣。信玄震怒。令指射。越軍亦發銃。會日沒而交綏。是夜。謙信收軍而還。與田三代記

○明霞文集云。永祿戊辰年。謙信欲和信玄。乃請甲之寺僧。修具饗之。以致其意于信玄。信玄曰。謙信少年。何請和之晚也。我恐其如向者。祇爲諸侯笑。即使其僧復來報。謙信怒曰。信玄復侮我。輒起

入內。己巳年。相摸使來曰。甲斐破和。將侵做邑。願君軍于厩橋。不然屯于信地。以爲聲援。謙信曰。若使之言。是我受人指揮也。吾慚諸侯。弗出。明年。復請。乃往。時北條已病。世子率兵將戰。謙信曰。敵一我二。克且辱也。卒歸。

十一月。先是甲兵屢侵掠越郡邑。又侵美濃。參河之邊境。於是謙信使人於美濃。請通好以圖甲。織田信長許之。迺與通信。逸史。○今按與信長三年四月。謙和好之事。有疑當考。信率師入信濃。焚長沼。遙應東照宮。信玄子勝賴督兵八百。兼行倍日。邀之。謙信嘉其勇。不戰而罷。軍談。鑑

信玄亦發兵。侵掠明高山。令前軍襲奥道。謙信猶不肯出師。軍鑑天正元年三月。伐佐渡平之。軍談二年。畠山義隆遇鳩殺。而能登亂。國人應信長。畠山義春憫之。謙信帥師一萬三千。八月二日攻七尾城。迄九月。終拔之。獲首一千餘。信長使柴田勝家等。兵一萬八千赴援。聞城已陷。引去。是月十三日夜。謙信會將士。賞月賦。詩曰。霜滿軍營秋氣清。數行過雁月三更。越山并得能州景。遮莫家鄉思遠征。霜滿以下又詠聯句。紀談曰。通幾須米婆。那保志豆可南利。阿枳乃宇美。夜話遣人於越中。謂椎名泰種曰。次月上旬。當伐越中。泰種

遣姪又市於甲府。乞援于勝賴。勝賴將發。高坂昌信諫曰。與越交戰。則我宗覆滅在旦夕矣。乃使板垣兵。及越中國人神保治部赴援。泰種併兵八千。屯于八幡。在越中三月。謙信帥師一萬二千。分隊涉鴉川。接戰。泰種及甲兵敗。死傷者多。終進拔其城。泰種死之。越中過半平。置河田親章及若桃隊于金山城。而班師。軍談夜話。四月。信長使佐佐伊豆守來曰。勝賴今出伐遠濃之地。請俱發旌伐之。謙信對曰。武田氏頻年悖戾。故窺者多。滅亡無日矣。我如欲遣。則一旂而足矣。如椎名者。嘗害我人。故酬之耳。飛驒亦欲鎮平之。彼若

出兵。則我不敢赦。信玄終世。每歲兩三回。對抗不撓。彼法師鍊武深厚。終不得侵寸地。故未能使義清復舊地。如今法師蘇生。則我亦不辭。孱兒惟弱。相共斃之。我所不欲。且聞宿將數諫。因爲無事。佗日勝賴如與卿爭。遠參尾濃。兵機強暴。則愚衲亦鳴一鼓。以試雌雄矣。夜話。

○明霞文集云。是歲謙信使甲斐。謂勝賴曰。吾與乃公。兵馬相見數矣。俱不得志焉。今乃公既去。諸侯無可與共者。故吾欲寢兵安民。以樂無事。然獨織田橫于尾張。幕府嘗命吾討之。吾拜命而未果。

今欲伐之。願卿亦出師戮力。以敵王愾也。信玄之卒。遺言必與越和。而勝賴弗用。至此又拒之。謙信曰。我恤孤而議和。彼何恃而若此。其亾於織田哉。四年二月。謙信帥師一萬五千。伐江間常陸介於飛彈。國人白屋監物爲鄉導。初常陸屬甲。旣而疎勝賴。欲俟謙信之至。一戰試銳。而後行成。率兵二千。嚙出襲謙信松倉營。尋乞成。謙信忿。屠戮之。收其城。頒賞而歸。軍夜談話。九月。謙信以勝賴與東照宮連兵也。無復內顧之患。遂將入加賀。一向徒三千。禦之。俱梨加羅谷。擊走之。十月。轉入能登。賊徒復阻撓。又擊破之。能

登國人固守不出。謙信以敵堅時寒。置戍而歸。東照宮寄書於謙信。請夾擊甲。謙信報曰。歸路當徑出上野。以逼甲矣。既而一向徒一萬。要歸路。會積雪埋路。士卒皆凍。爲寇所破。回師于春日山。軍談、五年。松隣逸史、夜話作四能登人長重連作亂。越中多應之。與大聖寺謀。侵掠郡邑。河田親章拒之。四月。謙信帥師二萬三千。到椎名軍議。或謂明日攻城。謙信曰。夫戰莫如募兵。二三日而來。麾下兵士不知手之舞足之蹈。是以與信長接戰。今爲始。故不論是非。欲決一戰。凡軍初令敵得機。則再回難復。必勿輕侮。急造柵楯。可以攻城。

分兵壓神保。五月朔。作二隊。其一次松任。以備後援。一隊攻城。命景持連發細作。親亦邏騎。諸部嚴戒甚慎。重連馳人告急於信長。信長使柴田勝家、佐久間信盛等步騎四萬八千赴援。次大聖寺原。或作水島距謙信營二里程。不得濟水。親章等進薄城壁。肉薄而登。遂獲重連兄弟及男女二千六百餘人。遣人於西軍。曰。請以明日卯牌爲戰期矣。乃定部伍嚴戒。西軍聞之震懼。宵踰水而遁。諸部潰亂。溺水者數百人。終犇越前。次日黎明。謙信到河岸。器仗糧芻散亂。更無一人。問故於土民。而哂曰。彼如不逃。則今也悉溺死水。

矣。復能察而去。江師有智。衆請伐神保。謙信掉頭曰。言酷無遠慮。信玄嘗以六分勝爲全。未聞迄七八分。今我輕侮西軍五萬餘。一日而拔七尾。本書作獲重連兄弟。遣人逐西軍。是我十一分之勝也。且伐神保。取越中者。是十八分之勝也。天道缺盈。若信玄則拔七尾。且豈可對大聖寺敵耶。是乃我所不及信玄也。明日終收師而還。是役也。謙信圍七尾城之夜。城中疫痢。發病者十七八。其二三者亦不踰日而斃。或謂敵謙信者必惱。恐非凡矣。夜話。

○北越軍談。逸史並云。謙信是年七月。圍長重連

于七尾城。屠殲之。長驅入加賀。一向徒皆降。進拔金澤城。走信長援軍。進入越前。逐戍兵。勝家懼不敢出。北道畧平。退次水橋。在越前。六旬。發號令。布政而後還。與松隣夜話。所載不合。

謙信自能瀨。到小幡。上總白井城。下履田。二日歸到袋。圍柿碕景家。併其所部千許人。悉誅斬之。去年景家贈上野牧馬於信長。得報書而不告。故誅之。實以上野人千葉采女助女伊勢故也。云。八月。拔上野和田城。夜話。十月。送書於信長曰。我嘗以卿不比奧州把長秘之士。故明春欲決雌雄於越前。我國境嚴冬雪

野史 卷一百一十三
深不能發師。期以明年三月望也。我槍鋒非如取赫瓜京人也。雖然皆嗜武。若負則不可生還矣。與自信玄死。後爲四郎多被奪城邑。報之長篠。結柵克之者。不可同日而論也。乃遣士齋赴安土。副以越後布十端。信長引見使者。荅曰。乃公鋒尖。更非凡也。如我奚得對抗矣。唯欲把扇一柄。迎大旂於長濱。乞降。爲前驅而已。嘗聞。乃公雖暴掠也。亦慈仁。我多年嘗艱苦所得國郡。必不見奪焉。願以告宇佐美直江諸老。以東北國及海道。爲乃公所管。揭兩旂於京師。鎮衛幕府。以伐平頑兇也。酬以帛五十端。厚饗而遣之。夜話軍鑑

勝賴使人來謂曰。信長許我以甲信三越。竢乃公與信長交戰之際。起師侵伐越地焉。雖然我長篠一敗之後。與彼絕。乃公如進旗。則願爲腋秘。以伐之。則不可令屯跪矣。亡考有遺囑。他日請從。乃公指揮矣。謙信荅曰。我以明年三月望而發。以兩旂合伐。我所不欲。卿惟伐參。我自越矣。北條氏亦使人來請。明年會期。一日謙信漁獵于鳥巢瀑布。見罪人就刑。馳人問其罪。再令論之。許其罪人死。追卻之。是冬謙信肉脫。有若鐵丸者在胸膈。吐食餌。通喉者惟冷水耳。更無罷勞之色。十二月朔。預軍議以明年三月望發師。師

都五萬餘。勝賴以萬八千。次日發。景虎爲之相備。自參屠長篠。進入濃尾之間。氏政師三萬五千。自參當會濃尾之境也。夜話。六年三月十一日。謙信登廁發病。十三日。終卒于春日山城。歲四十九。軍談、藩翰譜、漫錄。法名心光。軍談、見私記。其絕命辭曰。四十九年夢中醉。一期榮花。一盃酒。萩原隨筆、見聞私記。或云。我一期榮一盃酒。四十九歲一醉間。生不知死。亦不知。歲月唯是如夢中。軍談、藩翰譜、夏目記。又云。吳久良久。母治古久。毛左。枳波。阿梨安計。乃都幾楚許許。呂仁。寄寄類具。母那伎。萩原隨筆、見聞私記。謙信爲治。傷於嚴酷。任意殺戮。人不自安。

然性廉而重信。善用兵。是以開拓土境。併越後。越中能登。佐渡。分加賀。飛彈。上野。越前。領保。威令遠布。四隣畏憚。前無勁敵。及與信長有釁。遂有爭衡中原之志。乃將大舉西上。治嚴已定。病風暴卒云。逸史。謙信體短小。左脛有氣腫。攣筋。居每不甲。著黑棉布胴服。被鐵小彎笠。終世莫用。屢及團扇。僅不過一兩回。恒採三尺許青竹。以指揮。擬之梁常。叡竹如意。濞家手錄、武隱田主馬話。每歲抵沼田及麻橋。憩馬。或侵伐武藏。下總。下野等。五句或七句。所在城寨。杜門塞牖。縮首畏怖。莫敢出者。迨其歸也。聞過上野猿馬場。山東將士

初安心。恰如雷電之後。初仰霽日而相悅。話平素願諸士擬商賈。齎蠟燭鱖魚等土物。遣五畿七道。窺人情地形。審問自記。常認得。是故諸州守護倣。臣士能否。國郡廣隘。地理險易。士卒多寡。莫一不識焉。碎臨軍急欲裂諸部。則親自入騎於部伍之中。縱橫。從其馬驅環。左右分列。自成隊伍。設雖槍卒或誤混他部。主僕相見。欲往而不能。其法令緊密率如此。碎話。性質暴雄。臨接刀之期。則雖洪水猛火。有不敢避之機。亦不任意。則不管是非而收軍。軍信玄卒而未發喪。氏政馳人來告。時謙信在城水門。適餐焉。左右

以告。謙信投箸吐哺。嘆曰。嗚呼惜哉。當時稱英傑者。特信玄而已。斯人如死。則山東弓箭挫衰矣。手錄又聞訃。攬淚曰。信玄死。勝賴嗣立。郡邑必不靖。他日向甲信。莫發銃矢。翁又曰。子期去。伯牙絕琴。我亦天下無知己矣。命統下。禁遏音樂三日。自謂對軍神也。非敢敬信玄也。夜謙信嘗會諸士。令檢校石坂彈平家曲。聞鶴之章。泣下曰。壯矣哉。鳥羽帝時有妖恠。爲崇。義家候階下。鳴弦唱我名字。妖懼而去。崇忽消。賴政射鶴墜而猶搖。隼太刺之九刀。我熟思。義家弦音卻妖恠。賴政射鶴刺殺焉。年之相距。四十有六

年。武之衰如此。我亦後賴政。四百五十一年。弓箭之道。實隨地矣。手錄叢話謙信嗜殺。多手斬人。太田三樂評曰。譬之十分。其八大賢。其第二大惡也。資性短急。達理者多。然如其勇猛無慾。清潔廉直。莫敢隱匿。明敏能察。憐士撫民。好納諫。實名將之器也。謙信嘗謂我。莫望天下。不著軍陣。唯臨機不傳。是我分也。死者死。生者生。是我所守也。信玄異此。雖苟事必慎。莫謬軍期。能識人。故莫有大敗也。氏康雖巨大。比信玄則不及。惟其度量宏大。能撫士和衆。遠慮進退。亦可謂良將也。夜話初謙信因武事佞佛。歲時每修法會。以祈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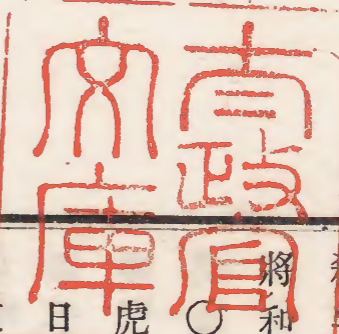
助。終世素食。不淫婦女。持戒。故無嗣。上杉家譜

○夏日記云。謙信常持戒。行灌頂四回。或修護麻法。或參禪。斷色肉。無子。不載殺兄篡嫡之誹事。○藩翰譜云。聞謙信祈弓矢冥助。行外道法。今閱上杉氏記。謙信儀軌。不見爲罪障懺悔。爲持戒。惟深恐弓箭冥助。齋戒敬慎而已。

謙信無子。養景虎爲子。景虎字三郎。初名氏秀。北條氏康七男也。幼美姿儀。民間謠歌慕其美。初爲今川氏真計策。爲武田信玄養子。永祿十年。義信自殺。信玄與氏真絕。氏秀歸小田原。而復本氏。迨氏康與謙

信行成。以為質子。謙信辭而曰。我執弓箭而來。未有
送質于他邦。嘗謂武門之榮也。是故氏秀於氏康。雖
為七男。設為質我收之。則似奪北條氏武名。非我素
望也。我無子。幸養為子矣。初為北條幻菴子。元龜元
年三月。如越後。謙信讓故名。稱景虎。以政景女景勝
之妹妻之。寘春日山第二郭。漫錄。藩謙信又收姊夫
政景孤養之。是曰景勝。寘之第三郭。寵秩相匹。預約
以越後及越中半。授景勝。以能登佐渡。附景虎。中興
盛衰記。藩翰譜。迄謙信疾篤。景勝入侍病。及其卒。景勝保牙
城而拒景虎。臣庶相割鬪爭。景虎不利。而退據憲政

北河館。武邊。作館。野城。國國人樹黨相戰。景虎乞救于相。
兄氏政怯懦。許而不出。北城長國自麻橋馳到。諫景
勝。弗聽。長國憤懣。左袒景虎。是以從景勝者。往往來
屬。景虎兵威頗張。蘆名盛隆狙其隙。出兵屢侵掠邊
境。蘆名以下。據會。是冬。景虎亟求援于氏政。氏政令
師于甲。勝賴帥師二萬。而將納景虎。又納景勝之賄
賂而還師。氏政怒。遂與勝賴絕。天正七年正月。長國
為荻田主馬被刺而死。武邊。聞書作二月。北爾
來景虎兵勢不振。勝賴又發軍助景勝。氏政亦遣兵
救景虎。四月。景勝率甲兵。宵襲北河館。陷之。景虎自



殺年二十八。北國漫錄、永錄、十一作二十五年、今從松憲憲政

將和解之而出。中銃而斃。相師不及而罷。

○按武邊咄聞書云。上杉義春先驅攻館野城。景虎不能拒。棄城而奔。鯨尾。義春進圍之。三月十八日。景虎終自殺。憲政剃髮。携景虎妻長尾氏及子道萬丸。丸時九歲。而出乞哀。景勝弗聽。終殺憲政于霧澤。併戮景虎妻孥云。

野史卷一百一十三終

